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二

縣六

唐弘福寺沙門釋彥悰纂錄

故事篇第一下

論

晉廬山遠公沙門不敬王者論

一首并序

詔

僞楚桓玄許沙門不致禮詔一首

啓

侍中卞嗣之等執沙門應敬奏四首并桓

楚答三首

事

宋孝武帝抑沙門致拜事一首

夏赫連勃勃令沙門致拜事一首

齊武帝論沙門抗禮事一首

隋煬帝勑沙門致拜事一首并大興善寺

卷六
沙門明瞻答

論

洛濱翻經館沙門釋彥悰福田論

一首并序

晉廬山釋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

一首并序

昔咸康中庾將軍疑諸沙門抗禮萬乘至元

興中桓太尉亦同此議于時朝士名賢答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互有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于情遂令無上道服毀於塵俗亮致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五篇究叙其意豈曰淵鑿之待晨露蓋是申其罔極亦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或詳而覽焉

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爲異出處之人

凡有四科其弘通利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爲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惠六}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寔由冥應^二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爲刑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爲爵賞使悅而後動此皆

即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爲通而
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爲
累根深固在我倒未忘方將以情欲爲範圍

聲色爲遊觀耽湎世樂不能自勉而特出是
故教之所檢此以爲崖而不明其外耳其外
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
禮霑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
先奉親而敬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
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
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

立言之旨邈有所同故位夫内外之分以明
名三之志略叙經意宣寄所懷

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爲教也達
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
票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順化
則不重運通之資意患不由於存身存身則
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
俗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變俗以

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遯世則宜須高尚其跡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

拔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今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乘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闢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代表以求宗則理深而義篤照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或馳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

孝敬者哉

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爲大王侯以體順爲尊得一故爲萬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必存乎體極體極必由於順化是故先賢以爲美談衆論所不能異夫衆論者則義無所取而云不順化何耶答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羣品萬殊精麤異質統極而言唯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無情於化無情於化化

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其生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爲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泥洹不變以化盡爲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爲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無窮何以明其然夫

四
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名豈虛稱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生爲大而未能令生者不化王侯雖以存存爲功未能令存者無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己

所涉唯動於是靈纏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

體極不兼應第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后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照有所不盡自無理卷六可盡以此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廓無所寄則宗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爲謬也固已甚矣若復顯然有驗此乃希世之聞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爲

檢雖應世之真優劣萬差至於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開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惑亂此三者皆即

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爲關鍵而不開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謂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主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爲靈仙轉輪聖王或爲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

現諸王君子莫知爲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師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筭雖援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今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揆若令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惑衆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

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爲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主以權居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化耳既化而爲生

又化而爲死既聚而爲始又散而爲終因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麤一氣始終同宅完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大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始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爲之哉若今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爾爲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並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

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生爲彼徒
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異
然邪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答
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爲靈者也精極則非
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爲言雖有上
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
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爲誣也亦已深矣將言
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之中復相與
而依俙神也者圓應無主妙盡無名感物而
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

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
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麤故其性各異智
有明暗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
感神以化傳情爲化之母神爲情之根情有
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
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
而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曰大塊勞我以
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爲人鞠死爲反真此所
謂知生爲大患以無生爲反本者也文子稱
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

其變無窮莊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方生方死之說而或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麤^{卷六}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今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功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構潛

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讀爲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爲神情俱喪猶覩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曲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反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之於形耶爲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爲神矣若受之於神是爲以神傳神則丹

朱與帝堯齊重華明瞽瞍等靈其可然乎
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構著於在
昔明暗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善運猶不能
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
見六
言而有徵効之以事無惑於大道

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
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無
所聞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
意以爲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
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甫

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
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令王公獻供信士屈體
得無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霑其惠同
夫素餐之譏耶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爲諸賢
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
見六

譯之俗問王者當資以糇糧錫以輶服不答
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門者何耶謂
其能發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
秉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
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

步之跡所悟固以弘矣然且袈裟非朝宗之服鉢孟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誓之心況答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

有待情無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鷄蚊之過

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患復焉足語哉衆賓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轍爲功息心以淨異爲道乃欣然怡襟詠言而退

桓楚許沙門不致禮詔一首
桓楚得廬山遠公書及論以大亨二年十二

月三日乃下詔停沙門致敬事詔曰門下佛法宏誕所未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既在已苟所不了且當寧從其略諸人勿復使禮也便皆使聞知

侍中卞嗣之等執沙門應致敬詔四首并桓

楚答三首

初啓

侍中臣嗣之給事黃門侍郎臣表恪之等言詔書如右神道冥昧聖詔幽遠陛下所弘者大爰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

而以向化法服便抗禮萬乘之主愚情所未
安拜起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
若許其名教之外闢其拜敬之儀者請一斷

引見啓可紀識謹啓

桓玄一報曰何緣爾便宜奉詔

二啓

侍中臣嗣之等啓事重被明詔崇沖挹之至
履謙光之道愚情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
理至同歸尊親法教不乖老子稱四大者其
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跡不超世豈得不同

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於上然卑高之禮化
治之典恩謂宜俯順羣心永爲來式請如前
啓謹啓

桓玄二報曰置之使自己亦是兼愛九流各
遂其道也

三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詔如右陛下至德
圓靈使吹萬自己九流各徇其美顯昧並極
其致靈澤幽流無思不懷羣方所以資通天
人所以交暢臣聞佛教以神慧爲本道達爲

功自斯已還蓋是斂麤之用耳神理緬邈求

之於自形而上者虔肅拜起無虧於持戒若

行道不失其爲恭王法齊敬於率土道憲兼

隆內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聽承疎短乃不知去春已有明諭近在直被詔便率其愚情

不懼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經神筆宗致悠邈理析微遠非臣駑鈍所能擊讚沙門禮已行之前代今大明既昇道化無外經國大倫

不可有闕請如先所啓攝外施行謹啓

桓玄三報曰自有內外兼弘者何其於用前

代理卿區區惜此更非讀其道也

四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詔自有內外兼弘者聖旨端通道冠百王伏讀仰歎非愚淺所逮尊主祇法臣下之節是以拳拳頻執所守

明詔超邈遠略常均臣暗短不違追用愧悚輒奉詔付外宣攝遵承謹啓永始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

宋孝武帝抑沙門致拜事一首

宋孝武大明六年九月有司奏曰臣聞達拱

凝居非期宏峻拳跪盤伏豈止敬恭將以照
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支派名墨條分
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惟浮圖爲教遏自
龍阜反經提傳訓遐事遠諫生鑒識恒俗稱
難宗旨繙邈微言倫隔拘文蔽道在末彌扇
遂廻陵越典度偃倨尊戚失隨方之眇迹遠
十二

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羣流仰鏡萬仙責
寶百神聳職而畿輦之内舍弗臣之毗階席
之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
景則者也臣等叅議以爲沙門接見皆當盡
禮虔敬之容依其本制則朝徽有序乘方兼
遂矣帝從之

釋彥悰曰孝武傳云帝即位二三年間方逞
其欲拒諫足以敗壞令天下失望有世祖才
明而少以禮度自肅若思武皇之節儉追太
祖之寬恕則漢之文景曾何足云從大明六
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

年至景明元年凡四載令拜國主而僧竟不行豈非理勃天常固使綸言徒設耶

夏赫連勃勃令沙門致拜事一首

晉恭帝元熙中赫連勃勃據夏州略二秦之地行五刑之虛便言勃勃謂已是人中之佛堪受僧禮乃畫佛像披於背上令沙門禮像時六十三

齊武帝論沙門抗禮事一首

齊武帝永明中勅定林上寺僧法獻長干寺

僧玄暢於三吳沙簡僧尼時揚獻二僧皆少習律檢不競當世與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坐後中興僧鍾於乾和殿見帝帝問鍾如宜鍾答貧道比苦氣帝嫌之迺問尚書王儉北地沙門與王共語何所稱又正殿坐不儉答漢魏佛法未是大興不見記傳自爲國稍盛皆稱貧道亦預坐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冰桓玄等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竟不行自爾迄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獻二僧道業如

此尚自稱名況復餘者挹拜則太甚稱名亦無嫌自爾沙門皆稱名於帝主自暢獻始也

隋煬帝勅沙門致拜事一首

并興善寺沙門明瞻答

隋煬帝大業中改革前政令沙門拜帝及諸官長等懸之難今至五年南郊謁帝大張文物廣位羣僚于時佛道二衆依前跡立有勅云條式久行何因不拜黃老子女聞便致禮唯僧尼儼然時興善寺沙門明瞻答帝曰僧等據佛戒不合禮俗帝曰宋武之時僧何致拜瞻曰宋武狂勃不拜便有嚴誅陛下有道

不拜不懼顯戮帝令問對僧名遂嚴瞻明日致闈重參有司募敢死者對詔謝過內史爲通昨不拜之罪帝夷然不述乃盡京僧尼設齋人別施錢帛後帝至西郊顧謂蘇威曰朕謂京師無僧昨南郊中亦有人焉拜事因寢洛濱翻經館沙門釋彥悰福田論并序一首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敬於王者廬山法師高名碩德傷智幢之欲折憂戒寶之將沉乃作沙門不敬王者論論不設敬之儀當時遂寢然以緝詞隱密援例杳深後學披

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申叙更號福田論云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附桓氏重述前議主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之要吾今粗爲論之夫云福田者何也三寶之謂也功成妙智道登圓覺佛也玄理幽寂

弘八萬之典所說指歸唯此至極寂聲滅影蓋雙林之運刻檀畫像留一化之軌聖賢間起稟學相承和合爲羣住持是寄金人照於漢殿像法通於洛浦並宗先覺俱襲舊章圖方外以發心棄世間而立德宮榮無以動其意親屬莫能累其情衣則截於壞色髮則落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爲飾上天譬乎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尊法以佛師居本僧爲弟子崇是佛法可謂尊卑同位本末共門語事三種論體一致處五十之載

弘八萬之典所說指歸唯此至極寂聲滅影蓋雙林之運刻檀畫像留一化之軌聖賢間起稟學相承和合爲羣住持是寄金人照於漢殿像法通於洛浦並宗先覺俱襲舊章圖方外以發心棄世間而立德宮榮無以動其意親屬莫能累其情衣則截於壞色髮則落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爲飾上天之帝猶恒設禮下土之王固當致敬有經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無滯推帝王之重亞神祇之大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尼朝

拜非所聞也如懷異旨請陳雅見

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
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竊以莫
非王土建之以國莫非王臣繫之以主則天
法地覆載兆民方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以日
月之光潤以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
姓則共仰如辰戎夷革面馬牛迴首蛇尚荷
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免其編戶假其
法門忌度脫之寬仁遺供養之弘造高大自
許卑恭頓廢壁言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若能獲

神通得成聖果道被天下埋在言外然今空
事剔除尚增三毒虛改服飾猶染六塵戒忍
弗修定智無取有乖明謾不異凡俗詎應恃
宣讀之勞而抗禮萬乘藉形容之別而闕敬
一人昔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慢衆
斯文復彰其趣安在如以權道難沿佛性可
尊況是君臨閻非神降伯陽開萬齡之範仲
尼數百王之則至於謁拜必遵朝典獨有沙
門敢爲凌慢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
惡流易久不遇明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之

變多招無信之譏至言有憑幸垂詳覽

主人曰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外也內則通於法理外則局於人事相望懸絕詎可同年斯謂學而未該聞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爲辯試舉其要總有七條無德不報一也無善不攝二也方便無礙三也寂滅無染四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亂六也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出成式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王不言而萬國治帝有何力民無能名成而不居爲而不恃斯乃

先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雲庶類齊預率賓幸殊草木差非蟲鳥戴圓履方俯仰懷惠食粟飲水飽滿衝澤況復矜許出家慈聽入道斷麤業於已往祈妙果於將來既蒙重恩還思厚答方憑萬善之益豈在一身之敬追以善答稱報乃深微以身敬收利益淺良由僧失正儀俗減餘慶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信理當遵立如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福卑之復責其禮即令從禮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棄

僧而類民非白非黑無所名也。竊見郊禋總
祭惟存仰福為尊。僧尚鄙斯不恭。如何令僧
拜俗天地可及。斯義罕乖後更為叙。是謂第
一無德不報法既漸衰人亦稍末罕有其聖。
附六
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持忍鎧縱虧戒學尚
談智與如塔之貴似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
之則罪積猛心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弘願終
期成覺迥而能趣斯故剔髮之辰天魔遙懼
染衣之日帝釋遠歡妓女聊披無漏遂滿醉
人髡剪有緣即結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

止怖威靈斯在儀服是因幼未受具對揚佛
旨小不可輕光顯僧力波離既度釋子伏心
尼陀亦歸匿王屈意乃知若老若少可師者
法無賤無豪所存者道然後賢愚之際默語
之間生熟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
實信心平等或有值真纔滿四人即成一衆
僧既弘納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遣施
僧衣見織金之奇乃令奉衆僧之威德不亦
大矣足可以號良田之最為聖教宗是謂第
二無善不攝若論淨名之功早昇雲地卧疾

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咸歎辯才新學頂禮誠謝法施事是權宜式非常准隨時變其例乃多則有空藏弗恭如來無責沙彌志願和尚推奉一往直觀悉可驚怪再尋釋典莫匪通塗不輕大士獨興高跡驚彼上慢之流設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誠既非三慧詎是恒式因機作法是爲希有假弘教化難著律儀大聖發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爵齒存其戒夏始終通訓利鈍齊仰耆幼有序先後無雜未以一土別業而令七衆

普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死歌而鼓盆身葬羸而襯土此亦匹夫之節豈槩明主之制乎況復覺典沖邃聖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乖四辯是謂第三方便無礙且復周之柱史久牽王役魯之司寇已居國宰宗歸道德始曰無名訓在詩書終云不作祖述堯舜憲章釋文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誰與許之風望古仍邁夷齊之操擬今尚過焉似高攀十力遠度四流厭斯有爲之苦欣彼無餘之滅不繫慮於公庭未流情於王事自然解脫固異儒者

之儔矣是謂第四寂滅無榮至如祭祀鬼神
望秩川嶽國容盛典書契美談神輩爲王所
敬僧猶莫致於禮僧衆爲神所禮王寧反受
於敬上下參差翻違正法衣裳顛倒何足相
方令神擁護之來在僧祈請之至會關呪力
竟無拜理是謂第五儀不可越本皇王之奮
起必真人之託生上德雖祕於淨心外像仍
標於俗狀是以道彰緇服則情勤宜猛業隱
玄門則形恭應絕求之故實備有前聞國主
頻婆父王淨飯昔之斯等咸已克聖專修信

順每事歸依縱見凡僧還想崇佛不以跪親
爲孝許非不孝之罪不以拜君爲敬豈是不
敬之憊所法自殊所篤已別體無混雜制從
於此是謂第六服不可亂謹案多羅妙典釋
迦真說乃云居刹利而稱尊藉般若而爲護
四信不壞十善無虧奉佛事僧積功累德然
彼日精月像之降赤光白氣之感金輪既轉
珠寶復懸膺天順民御圓握鏡始開五常之
衍終弘八正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憶本因
敬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

基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壽恒固同劫石之久長然則雷霆勢極龍虎威隆慶必賴兼赫便怒及出言布令風行草偃既抑僧禮誰敢鱗張但恐有損冥功無資盛業竭誠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因不可忘略宣吾志粗除子惠欲得博聞宜尋大典

客曰主人向之所引理例寔繁僕雖庸暗頗亦承覽文終幽明辨包內外所論祭典尚有餘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境欲行祠法要

藉禮官本置奉常專司太祝縱知鬼事終入臣伍真佛已潛聖僧又滅空信冥道全涉幽神季葉凡夫薄言迴向共規閑逸相學剃剪職掌擅會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蠲其俗役纔觸王網即墜民貫既同典禮詎合稱寶朝敬天子固是恒儀苦執強梁定非通識宋氏舊制其風不遠唯應相襲更欲何辭主人曰客但知其一未曉其二請息攀緣少加聽采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於人唯祇惡趣神勝於色普

該情道心有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爲不測銓其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類於一氣微言關於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焉鬼報冥通潛來密去標以神號特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母之遺稟乾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

癸

辛

之宣觀其終濁之則爲凡澄之則爲聖神理幽細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思議所弗得名相孰能窮眞身本無遷謝生盲自不瞻覩託想追於舊蹤傾心翫於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啓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佛付假慈雲爲內影憑帝威爲外力玄風遠及至形至若已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之於乾坤得之於父母識舍胎藏彌亘虛空意於是乎敎通三世衆別四部二從於道二守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儀守俗則務典供事像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

臣班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職子何錯引由子切言發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復惑諸在宋之季_{卷六}贊行此抑彼亦乖真不煩涉論邊鄙風俗未見其美忽遭同之可恠之極客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退歸論曰桓庾二君之威權可謂迴天轉日矣而論王執理終竟不屈向使佛教有妖妄二公不體悟孰能若此逆鱗耶仲尼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誠哉遠法師骨梗罕輩望重當年向無雅論理舉曷以傾桓楚之心乎觀其

遺文足知若人之命代必死而可作余歸衆爲之宋孝武晚年鳳德既衰百姓失望受臣下扇動抑高尚之跡渙汗設而不行者何豈非悖理而然乎僞夏政虐淫刑逾於商紂皇天降罰不亦宜哉王儉獻讜言於齊君明贍陳切對於隋后竟全方外之節諒道藉人弘者歟琮上人福田論理例宏博恢張教義美矣余綿鏡前哲垂文足爲後賢准的望古追慨因而編錄焉

贊曰猗歟何君拔萃出羣危言轉政克著元

勳美哉王令歸心至極不憚威權確乎秉直
遠公孤潔不縕在涅書論既陳桓楚屈節孝
武縱欲赫連肆暴拒諫淫刑詳諸雅誥王儉
獻可齊后是思瞻僧切對隋君納之洛濱高
士飛文擅美見重當今良有以矣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二

故事下

音釋

耽丁含切過樂也 酒彌典切遯徒困切液羊益切
鞞居宜切警瞽音古瞍戶鈞切磼蘇后切羨乾食也漱奏
口也鷦即消徇松閭切自駕名行也駕乃胡切締

覲亭歷切讓多朗切銓此緣量也
見直言也解也襲席入切責子忍切會緝續也
也也解也鳳郎果切與裸觀初觀切剔近也
也也解也鳳郎果切與裸觀初觀切剔近也銓此緣量也
都計切結縣以周切與湯他歷切居切居居御

永樂北藏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第一三七冊